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張文祥刺馬案 第二十回 奪飯碗老英雄逞奇能 造文書馬巡撫設毒計

話說張文祥聽鄭時向他問這句話，忙回答道：「二哥，別忙，我會慢慢的講下去呢。我從那邊走出以後，走到左近的人家一打聽，才知道魯家原是山東的大族，族中讀書發跡了，在外省做官的人不少，家中還是務農為業。合族有二三百男丁，個個都會些武藝。老頭到魯家教武的來由，我也打聽著了。在三年前，魯家莊子裡共請了四個武教師，兩個文教師，分教族中子弟讀書練武。老頭裝做遊學的模樣，到了魯家，正遇著四個武教師，分做四處教魯家子弟練武。眾子弟當中有一個年紀最輕、容貌最好，武藝也練得最精的，就是魯平。老頭看了稱贊不絕口。」魯平生成的聰慧絕倫，見老頭岸然道貌，又稱贊他的工夫，料想必是個行家，當下就把老頭請進莊子裡去。兩下一談論，老頭也不客氣，直說：『少爺的天資極好，無論學甚麼都可望大成，只是不經高人指點，工夫是不能成就的。即如你此刻所學的，不過是一些花拳繡腿要的時候好看，實用是絲毫沒有的。』魯平這時雖逆料老頭是個行家，但是究竟年紀太輕，沒有多大的見識，聽了老頭的話，不由得有些不服道：『我初練的拳腳，自然不能實，老先生不曾見過我家幾個教師的武藝，都是山東有大名頭的，不能不也算是高人。』老頭笑道：『這也算高人，那也算高人，高人也就不多而不足貴了。我是個遊學的，也不懂甚麼武藝，更不借著教武藝騙飯吃。只因在各地遊歷了若干年，還不曾見過有天資象你這般好的。好師傅果然是難得，好徒弟也是一般的踏破破鞋無覓處。象你有這麼好的天資，使我看了不能不欣羨，所以不客氣和你直說。府上四位教師的手腳，我一見已知大概，教你府上那些子弟，是無妨礙的，教你就實在可惜了。』

「老頭在房裡和魯平談話，不防四個教師都躲在門外偷聽，老頭的話，一句也聽得了。當下哪裡再忍耐得住，四教師在一塊商量著，要和老頭比賽。四人的年紀都只四□多歲，正在精壯的時候，哪裡把這老頭看在眼裡。商量妥了，即一同進房和魯平說道：『我們本來練的武藝都是些花拳繡腿，只能騙碗飯吃。於今有這位老師傳到了，我們應當知趣，自行告退。不過我們從小練起工夫，幾□年來沒有見過高人，不知道高人是怎生模樣？這位老師傳開口高人，閉口高人，想必他就是一个高人，我們也是有緣才得遇著，倒要請他指教指教。我們原是些專騙飯吃的人，便是被老師傳打死了，也算不得甚麼，就請少爺做個憑證人。我們倘被老師傳打死了，只算我們命短，各自的家屬來領屍安埋。萬一老師傳因多了幾歲年紀，一時頭昏跌倒了，就此中風中痰，不省人事，也不能怪我們的手腳無情。少爺以為我們這話怎麼樣。』

「魯平還沒有回答，老頭已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『你們的本領真不差，膽量更是了不得，我委實五體投地的佩服。只可惜我是個遊學的老頭，不是個賣武的壯士，你們不要會錯了意，我不是和你們爭奪飯碗的，無端要與我拼命幹甚麼呢？』魯平也從中調解說道：『這位老先生是讀書人，他與我閒談的不干你們的事，勸大家不要認真罷。』教師奮臂嚷道：『他對少爺說的別話雖不中聽，然也還罷了。剛才這一番話，簡直比打了我們還厲害。這老東西把我們當人嗎，我們不與他見過高下，就死也不甘心。他不能拿年老來推托，他活到幾□歲，是吃飯的呢，還是吃屎的？若是吃屎長大的，我們可把他當個狗畜牲，就亂咬人也不與他計較。如果也是和人一般吃飯的，便不能許他胡亂罵人。少爺倘尚遭連累，我們可到野外去，先把窟窿掘好，誰死了就埋誰。』魯平見四個教師都橫眉怒目兇惡異常。年輕的人遇了這種時候，不知要如何勸解才好。

「老頭卻從容自若的坐下來，笑道：『我倒想不到你們這們厲害。也罷，生死都有一定的，古語所謂：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不過我須問你幾位教師：你們打算怎生比賽法？這是得於未動手之前說明的。』其中有個教師說道：『聽憑你要怎生比賽，就怎生比賽，我們隨便。』老頭點頭道：『你可以隨便。這三位呢？你們也可以隨便嗎？』三人同時答道：『我們都隨便，你且說出一個比賽的法子來。』老頭躊躇了片刻，說道：『我是誠如你們所說的，多了幾歲年紀，走路走的太多了些，就不免頭昏眼花，腰酸腰痛，若和人動手相打，時間不久，或者還可以勉強支持。你們四個人，大概打了這個，不打那個，是不甘心的，一個一個的打起來，實在太麻煩。真個把我弄得頭昏跌倒了，發起痰厥來，我死不要緊，於你們的名聲不大好聽，旁人一定要罵你們欺負老年人，四人用車輪戰法。依我的意思，不如到門外大草場去，將你們所有的徒弟，都叫出來圍成一個大圈子，將我們五個人圍在當中。我在正中間立著，你四人分四角立著，同時動手。也不必真要打的不能動彈，跌倒了就算輸。若動手之後，自信敵不過，只要跳出圈子就算認輸了，不能追趕著打，你們看這種比賽法行也不行？』教師冷笑道：『我們真不上你這老東西的當。你以為是這們打，便是你打輸了，也不能罵你無能，是我們倚仗人多欺負你，你是不是這般用心？哈哈，你倒生得乖，其如我不呆？你到底有甚麼飛天的本領。敢教我們四個人圍住動手？』老頭大笑道：『這就使我有口難分了，我因問過了你們，你們都說隨便。我才想出這妥當的方法來，你們卻又多心。也好，你們既不肯一齊動手，就是一個一個來罷。去甚麼地方打呢？』魯平也想看看熱鬧，便說道：『還是門外草場上寬展好打。』此時在旁外偷聽的，有幾□人，都是魯家練武的弟子，見說遊學的老頭，就要去草場上和四個教師比賽，登時喜得各人分頭四處送信。頃刻之間，魯家二三百名男丁都齊集在門外草場上，已圍成了一個好大的圈子。魯平陪著老頭和四個教師一同出來。

「四個教師到這時候，看老頭的神色自若，就好像毫不在意的樣子，也就知道老頭自信沒有驚人的本領，料不至無端拿他自己的老性命當兒戲，覺得就這們冒昧動手，恐怕反上老頭的當，四人又背著人商量了一會。即由那年老些兒的教師，當眾開口向老頭說道：『我有一句要緊的話，須在未動手以前說明。我們和老師傳都是未曾見過面的，彼此都不知道身家履歷。老師傳練的武藝，是甚麼家教，我們未領教過，果然不知道。就是我們也沒在老師傳跟前獻過丑，老師傳也未必知道。總而言之，我們想請教老師傳的是武藝，不請教老師傳的法術。老師傳便有高妙的法術，也不能使用出來，我們也只憑硬工夫見個高下，不知老師傳的意思怎樣？如果要用法術，也不妨明說出來我們也好拿法術來領教。』

「老頭兒聽了，笑道：『原來你們還會法術，我是只會兩下硬工夫，不懂得甚麼法術。』教師見老頭說只會硬工夫，很高興似的說道：『只會硬工夫就好辦了。』隨好轉過臉向魯平道：『請少爺和諸位旁觀的作個見證，有誰用邪術取勝的，便算誰沒有武藝。』旁觀的人都是四教師的徒弟，自然都幫助師傅說話，各人巴不得各人的師傅打勝，當下大家同聲應是。

「眾人分開來，讓老頭和四教師走到圈子中間。先由四人中推出一個，與老頭動手，教師的拳腳打過去，只見老頭的身體微微轉動，教師的拳腳，不知不覺的下了空，拳也打不著，腳也踢不著，只累得一身大汗，不但沒有沾著老頭的身體，連寬大的衣服都沾不著。立在旁邊等做輪流交手的三個教師，至此已忍耐不住了，也顧不得他們自己剛才所說的大話，就一擁上前，單對老頭要害之處下手。三人不上倒也罷了，老頭不過和那教師開玩笑似的盤旋著，三人一上前，老頭便變換身法了。只見他兩大袖飄飄飛舞，如蝴蝶穿花一般的，繞著四個教師，穿過來梭過去，忽高忽低，忽徐忽急。四個教師分明看見他走身邊擦過，等到一拳打去，卻又打了一個空，他早已穿走那邊去了，是這般穿了一陣，只穿得四個教師頭昏眼花，立腳不住，不待老頭動手，一個個往草地下蹲，不敢提步。但又恐怕老頭打他們，各舉雙手護住頭，開口大聲告饒。老頭即時停步，不喘氣，不紅臉，就和沒有這回事的一樣。四個教師那裡敢再說半句不服氣的話，各自搶奪行李悄悄的走了。老頭從此就在魯家，魯家的子弟都跟著他練習拳棒。地方上人說，只有魯平的武藝得了老頭的真傳，其餘的魯家子弟，不過得些粗淺的工夫罷了。」

鄭時聽了，歎著氣說道：「這老頭兒本領，確是了不得，只是他這種行為，我倒不敢恭維。常言：驚鷺不吃鷺鷥肉。那四個教師，一般的拿著拳棒工夫教人餬口，工夫好也罷，不好也罷，只要魯家的人不嫌棄，與別人有何相干？無端的去打人家，趕人家走開做甚麼。強中更有強中手，不見得老頭兒武藝，便是天下無敵。若再有一個高手出來，將老頭打跑，想必老頭也覺難堪。」張文祥道：「打教師拆台的舉動，我也是不敢恭維的。不過這回的事，論情理卻不能怪老頭有意奪人家飯碗，只能怪四個教師欺他衰老，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定要找著他打，教他沒有推辭的方法。」

柳無非在旁聽了，笑道：「我雖是沒頭沒腦的聽著，只是我一設想四個教師與老頭相打的情形，就不由得也有些頭昏眼花似的，難怪四個教師就住草地蹲下來。不過我不明白那老頭是甚麼妖精變化出來的？他自己為甚麼頭也不昏，眼也不花呢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那裡是妖精變化出來的，他平日練的是這種工夫罷了。」鄭時問道：「有這門一種穿來穿去的工夫嗎？」張文祥點頭道：「怎麼沒有，我聽說，有一種工夫，名叫八卦游身掌，練這種八卦游身掌的，就是專練老頭這般身法。平時整年不斷的按著八卦線走圈子了，翻過來覆過去，每日轉個無數。再插九根竹竿在地下，每根相離尺來遠，將身體在竹竿縫裡穿來穿去，不可挨著竹竿。是這們穿個若干年，自然能穿的和游魚一樣，那有頭昏眼花的時候呢？」柳無非笑道：「身體太胖了的人，若教他是這們穿起來走起來，想情形倒是好看得很。」說得柳無儀、張文祥都笑起來了。惟有鄭時翻眼望了無非姊妹一下，即低頭仍看書上。

柳無非當即走近鄭時身邊，很親切的說道：「你整日的手不釋卷，學問雖是可以求好，只是把身體弄壞了，卻怎麼好呢？剛才六姊還對我說『大人說你好學是不可及的。』不過全不去外面走動走動，儘管坐在西花廳裡看書，只怕倒把身體弄壞了，將來為國家出力的時候，精神倒衰頹不堪繁劇了，豈不可惜？教我勸你半日讀書，半日去外邊溜溜腿。」鄭時聽了這派假話，想起方才在窗眼裡所見所聞的情形，不覺如滾油煎心，但鄭時是個深沉不露的人，這樣險事，如何敢現諸形色？勉強振作起精神，抬頭望著柳無非笑道：「這地方幾條街道，我一到就都走遍了，毫沒有甚麼可看的東西。有時街上人多了，避開這個，又要讓那個，倒累出我一身汗，那有好清淨所在給我走動呢，反不如坐在這裡看書的自在些。」

說時，見張文祥待轉身回他自己房裡去，即呼著三弟，說道：「你的話不曾說完，就被他妹妹幾句笑語打斷話頭了。你接著說下去罷，那醉酒的異人又是怎樣？他究竟醒了沒有？你會見他沒有？」張文祥轉身，笑道：「說起來也是我的緣法不好。因為在魯家坐的時候太久，出來又為打聽魯家的事，耽擱了些時，待我回到關帝廟時，大門旁邊已不見那異人的蹤影了。找著廟祝問時，廟祝很不耐煩似的說道：『誰留心看管他，既不在大門口，自然是到廟外去了。』我復到大門口，尋那酒葫蘆和旱煙管都不見，料知不在廟裡。暗想：去尋找他，不知道他出門的方向，尋找也是尋找不著的。若我和他合該有緣見面，總有相會的時候。無緣就見著面也不能攀談。因此一念，便回衙門來了。」鄭時聽了沒話說。

從這日起，鄭時因在家見了柳無非，心裡就不免觸動在上房窗外所見聞的事，心裡一想到那裡，面上要完全不露出一些兒不愉快的神氣，還得和平時一樣對柳無非親熱，是很難辦到的事。不如就借著柳無非勸他去外邊溜溜腿的話，每日吃了早點，就跟著張文祥同到外邊閒走。張文祥也是個很機靈的人，見鄭時近日來的神情大異平時，每於無意中歎息，已看出是有心事的樣子，但張文祥心裡以為鄭時是胸懷大志的人，於今千里依人，尚無立足之地，不免心中不快。想不到其中有這些齷齪之事。即思量些言語，安慰鄭時道：「二哥時常拿官場中謀差事為難的情形來安慰我，怎麼自己倒現出焦急的神氣出來呢？」

鄭時怔了一怔。問道：「三弟何以見得我為謀差事為難焦急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我又不是老四那樣的呆子，和二哥在一塊兒廝混這們多年了，性情舉動，如何會不知道呢。二哥平日遇著為難的事，不問為難到甚麼地步，從來不曾見二哥悄悄的歎息過。這幾天同在外面閒行，二哥不知不覺的歎出氣來，一聲一聲的都入了我的耳，二哥的心思到底怎麼樣？若是已看出這地方再住下去，也沒多大的出息，我兄弟何妨另尋生路。」鄭時搖頭道：「我沒有這樣心思，但是我心裡近來確有不大快活的事。我們親兄弟一般的人，原可以和你商量，不過依我的見解，和你商量不僅沒有好處，你的脾氣不好，說不定還要商量出亂子來，我此刻正在思量妥當的方法。有了方法，再和你說不遲。」張文祥道：「這才奇了，我跟二哥多年了，何嘗有過一次芝麻大小的事，不聽二哥的吩咐，由我自己任性的事，以至二哥怪我脾氣不好，不肯和我商量。」鄭時見張文祥發急，連忙申辯道：「三弟不要誤會了，我是因為這事就和你商量也沒有用處，只在明後日我必有辦法。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嗎？」張文祥見鄭時不肯說出心事，也不好再說了。

這夜三更時分，鄭、張二人都已深入睡鄉了。忽聽得春喜敲著房門，說道：「請鄭姑老爺起來，有要緊的話說。」鄭時從夢中驚醒，開了房門，剛待問有甚麼要緊的話，春喜已走過那邊敲張文祥的房門去了。鄭時遂走到張文祥房裡，只聽春喜神色驚慌的說道：「請兩位姑老爺就去。」鄭時看春喜低著聲音說話，惟恐怕人聽得的樣子，料知不是好事。當即回房整理身上衣服，帶著張文祥，跟隨春喜回到內簽押房來，這房是馬心儀機密辦公事之所，外人不能進去的。走到房裡一看，只見馬心儀和施星標兩人對坐著。兩人都現出憂愁的臉色。房中擺了一桌酒席，四雙杯箸，馬心儀見鄭、張二人進房，即起身帶著一點兒笑意，說道：「近來公事略忙些，簡直沒工夫和兩位老弟談話，只得在這時候，胡亂弄幾樣酒菜，我們大家敘一敘。」鄭時慌忙謙謝。張文祥心想：做官人的舉動，真是荒謬絕倫，他一時高興，就不顧人家已經睡了，也是半夜三更捶門打戶的將人鬧起來。春喜那鬼丫頭，並做出那驚慌失色的樣子，險些兒把人家的魂都嚇掉了。卻原來是胡亂弄了幾樣酒菜，請人家來吃喝，真是笑話。馬心儀自己據了上座，教三人分三方坐了。並不用人伺候，就是施星標親自提壺斟酒。

各人飲了幾杯，馬心儀忽蹙著眉頭對鄭時說道：「大約二弟也猜不出我在這時分請三位到這裡來的意思，世間事真教人難料，方才到了一件公文，我給二弟瞧瞧，就知道了。」說道從袖中摸出一封公文來，順手遞給鄭時。鄭時先看了看封套，然後抽出裡面看了一遍，從容自若的仍舊套上，雙手奉還馬心儀。馬心儀苦著臉說道：「他們怎麼會知道二弟到了山東呢，這公文一來。真教我難了。素知二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，所以特地來請你看，看這事應該如何對付。我們自己人，甚麼話都好說，用不著客氣。」鄭時道：「這有甚麼不好對付，這公文上面分明說了：或拿著押解去四川，以了如山積案。或因路遠恐怕中途疏忽，使拿住就地正法。好在我現在此地，兩條辦法，聽憑大哥行一條就是，我看最好還是就地正法。」馬心儀做出不願意的樣子，說道：「我若是這般存心，也用不著請二弟來了，不可見外，且另想個方法，待我思量。」鄭時道：「那麼，就求大哥給我一點兒盤纏，放我自尋生路去。回文只說訪查無著便了。」馬心儀沉吟了半晌，點頭道：「大概以用這方法對付為最妥當吧，你我相聚無多時了，且多飲兩杯，這事擱下不必談了。」鄭時表面做出從容樣子，心裡直刀刮一般，那裡還能多飲。張文祥雖不曾見著公文，但聽馬、鄭二人所談的話，已明白不是好消息了。施星標自然也不快活，當夜不歡而散。

張文祥一到西花廳，即拉住鄭時，問道：「我看那公文封套上的字，好像是四川總督衙門裡來的，是特地行文來拿辦我們的嗎？」鄭時點頭道：「與你無干，公文上只有我一個人的姓名，這一著我早幾日就想到了。」張文祥驚道：「公文還沒有來，你就想到了嗎？卻為甚麼不打算早走呢？」鄭時長歎了一聲道：「人心難測，象這樣的人心世道，我實在不高興再活在這世上做人的。」張文祥急道：「二哥這話怎麼講？是這般半吞半吐的，簡直要把我急死了，求二哥爽直些說給我聽罷。」不知鄭時如何回答？且待第下回去再說。